

1222.7/99

docsriver 文川网
入驻商家
古籍书城
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

〔清〕黄遵宪著
钱仲联笺注

人境廬詩草箋注

(下)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

20833700

833700



人境廬詩草箋注卷八

悲平壤〔一〕

黑雲革山山突兀〔二〕，俯瞰一城礮齊發。火光所到雷礮墜〔三〕，肉雨騰飛飛血紅。翠翎鶴頂城頭墮〔四〕，一將倉皇馬革裹〔五〕。天跳地踔哭聲悲〔六〕，南城早已懸降旗。三十六計莫如走〔七〕，人馬奔騰相踐蹂。驅之驅之速出城，尾追翻聞餓鴉聲〔八〕。大東喜舞小東怨〔九〕，每每倒戈飛暗箭〔一〇〕。長矛短劍磨鐵鎗，不堪狼藉委道旁〔一一〕。一夕狂馳三百里〔一二〕，敵軍便渡鴨綠水〔一三〕。一將囚拘一將誅〔一四〕，萬五千人作降奴〔一五〕。

〔一〕原稿本無此詩。楊徽五榕園續錄云：「悲平壤、臺灣行諸作，則先有其題，家居時乃補作，即康序所謂放廢後益肆力於詩者。」范文瀾中國近代史：「光緒二十年，中日戰爭開幕。日軍進攻牙山，聶士成戰敗，葉志超率軍先逃。主戰派首領載湉，嚴令李鴻章備戰。牙山戰前數日，李鴻章派衛汝貴、馬玉崑、左寶貴、豐陞阿四大軍，自遼東分起入朝鮮，駐紮舊京平壤城。四軍共二十九營，同居平壤城中，將各一心，不相統屬。七月二十一日，葉志超率敗兵六營逃來，被任爲各軍總統。將領各有意見，不服調度。八月十五日，日軍先鋒到城郊。葉志超主張棄城逃走，左寶

貴不許，派親兵監視志超，自率所部六營守北城玄武門山頂。其餘各將，分守東西南三面。十六日，日軍集合重兵，猛攻玄武門。左寶貴誓必死，立城上指揮，殺傷敵兵無數。日軍排礮轟擊，左寶貴戰死。日軍佔玄武門，尙不敢入城。當時馬玉崑、衛汝貴擊退東西兩路日軍，還可以回兵決戰。葉志超下令撤兵速退，各軍潰亂，日軍擊殺潰兵二千餘人。葉志超率將領奔逃五百餘里，二十二日，渡鴨綠江，退入中國邊境。隋書高麗傳：「平壤城東西六里，隨山屈曲，南臨湏水。」

〔二〕史記淮陰侯列傳：「從間道葦山而望趙軍。」集解：「如淳曰：葦，音蔽，依山自覆蔽。」

〔三〕韓愈詩：「投奔鬧礮聲。」玉篇：「礮，石聲。」

〔四〕清朝文獻通考：「一等待衛，俱戴孔雀翎。」

〔五〕姚錫光東方兵事紀略：「寶貴知勢已瓦解，志必死，乃服黃馬褂頂帶，登城指揮，遂連中礮，受傷墮地，猶能言，下城始殞。」後漢書馬援列傳：「男兒要當死于邊野，以馬革裹屍還葬耳。」

〔六〕韓愈詩：「天跳地踔顛乾坤。」

〔七〕南齊書王敬則傳：「東昏侯在東宮，議欲叛。使人上屋，望見征虜亭失火，謂敬則至，急裝欲走。有告敬則者，敬則曰：檀公，三十六策，走是上計，汝父子唯應急走耳。」

〔八〕餓鴟聲見卷三西鄉星歌注。

docsriver 文川网
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

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

〔九〕大東小東見卷六錫蘭島臥佛注。

〔三〕倒戈見卷六過安南西貢有感注。邵博聞見後錄：「老夫難爲暗箭子。」

〔二〕清史稿葉志超傳：「寶貴爲礮所中而隕。志超亟樹白幟，乞罷戰。日人議受降。請帥兵歸，弗許，迺潛向北走。朝兵銜之次骨，於其出城時，槍擊之，死者不可稱計。日軍復要之山隘，兵潰，回旋不得出，擠而死者相枕藉。諸將盡委械而去，於是朝境內無我軍矣。」狼藉見卷一亂後歸家注。

〔三〕清史稿葉志超傳：「志超奔安州，聶士成謂安地備險奧，可固守。弗聽，逕定州，亦棄不守，趨五百餘里，渡鴨綠江，入邊始止焉。」

〔三〕清史稿德宗紀：「九月庚子，日兵渡鴨綠江。」清一統志：「鴨綠江在鳳凰城東南，朝鮮以江爲界。」

〔四〕清史稿葉志超傳：「事聞，奪志超職。次年，械送京師，下刑部鞠實，定斬監候。」又衛汝貴傳：「汝貴遇敵輒避走，明年鎖送京師，按實論死。」

〔三〕范文瀾中國近代史：「平壤城內駐清兵三十五營，約二萬人。」

東溝行〔二〕

濛濛北來黑烟起，將臺傳令敵來矣，神龍分行尾銜尾〔三〕。倭來倭來漸趨前〔三〕，綿綿

翼翼一字連〔四〕，倏忽旋轉成渾圓〔五〕。我軍瞭敵遽飛礮，一彈轟雷百人掃，一彈星流藥不爆〔六〕。敵軍四面來環攻〔七〕，使船使馬旋如風〔八〕，萬彈如錐爭鑿空〔九〕。地爐煮海海波湧〔一〇〕，海鳥絕飛伏蛟恐，人聲鼓聲噤不動。漫漫昏黑飛劫灰〔一一〕，兩軍各挾攻船雷〔一二〕，模糊不辨莫敢來。此船桅折彼釜破〔一三〕，萬億金錢紛雨墮，入水化水火化火。火光激水水能飛，紅日西斜無還時，兩軍各唱饒歌歸〔一四〕。從此華船匿不出〔一五〕，人言船堅不如疾，有器無人終委敵〔一六〕。

〔一〕原稿本無此詩，蓋戊戌回鄉以後所補作。清史稿鄧世昌傳：「日艦集大連灣，窺金州。我國海軍迺大發，泊鴨綠江大東溝，以鐵艦十當敵艦十有二。丁汝昌乘定遠，居中列，諸船左右張兩翼。日艦魚貫進，據上風。汝昌令轟擊，距遠不能中，日艦小，運掉靈，倏分倏合，彈雨全集。定遠被震，大纛仆。世昌見帥旗沒，慮軍心搖，亟取致遠轟擊之。戰良久，定遠擊沈其西京丸，我之超勇燬焉。世昌乘致遠，最猛鷲，與日艦吉野、浪速相當。吉野，日艦之中堅也。戰既酣，致遠彈將罄，世昌誓死敵。將士知大勢敗，陣稍亂，世昌大呼曰：今日有死而已，然雖死而海軍聲威弗替，是即所以報國也。衆迺定。世昌遂鼓輪怒駛，欲猛觸吉野，與同盡，中其魚雷，鍋船裂沈。世昌身環氣圈不沒，汝昌及他將見之，令馳救，拒弗上，縮臂出圈死之。其副游擊陳金揆同殉。全船二百五十人，無逃者。經遠管帶總兵林永升、超勇管帶參將黃建寅、揚威管帶參將林履中，並

殞于陣。世昌既死，諸船或沈或逃，遂不復成軍。」又地理志：「安東，鳳凰廳東南一百五十里。鴨綠江東自寬甸入，右受草河，迤南流入海。其海岸曰大東溝，即大平溝，木材輸出之地也。東有九連城鎮，對岸即朝鮮義州。大東溝商埠，中美約開。有海關、安奉鐵路。」

〔三〕梁啓超李鴻章傳：「八月十六晨，瞭見南方黑煙縷縷，知日艦將至。海軍提督丁汝昌傳令列陣作人字形，鎮遠、定遠兩鐵艦爲人字之首，靖遠、來遠、懷遠、經遠、致遠、濟遠、超勇、揚威、廣甲、廣丙及水雷船張人字之兩翼，兼以號旗。招鴨綠江中諸戰船，悉出助戰。」銜尾見卷六蘇彝士河注。

〔三〕漢書地理志：「樂浪海中有倭人。」

〔四〕詩：「緜緜翼翼。」

〔五〕梁啓超李鴻章傳：「俄而敵艦漸近，列陣作一字形，向華軍猛撲。共十一艘，其巡洋船之速率，過於華軍。轉瞬間，又易而爲太極陣，裹人字於其中。」

〔六〕司馬相如子虛賦：「星流霆擊。」

〔七〕孟子：「環而攻之而不勝。」

〔八〕宋史韓世忠傳：「兀朮謂諸將曰，南軍使船如使馬。」

〔九〕梁啓超李鴻章傳：「華艦先開巨礮以示威，然距日船者九里，不中宜也。礮聲未絕，敵船麇至，與

定遠、鎮遠相去恆六里許，蓋畏重甲而避重礮，且華礮之力不能及，日兵之彈已可至也。與人字陣末二艦相逼較近，欺礮略小而甲略薄也。有頃，日艦圍入人字陣脚，致遠、經遠、濟遠三艘皆被挖出圈外。」鑿空見卷一香港感懷注。

〔一〇〕莊子：「今一以天地爲大鑪。」煮海見卷一庚午中秋夜始識羅少珊於矮屋中注。

〔一一〕劫灰見卷一感懷注。李賀詩：「劫灰飛盡古今平。」

〔一二〕薛福成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：「水雷有三項：曰伏雷、曰送雷、曰行雷。」

〔一三〕羅惇勳中日兵事本末：「濟遠方柏謙不戰而逃，轉舵誤撞揚威，壞其舵，行愈滯，日艦至，擊沈之。濟遠既逃，廣甲從之，靖遠、經遠、來遠不能支。經遠管帶陣亡，日人擄焉。諸艦既爭逃，惟鎮遠、定遠猛戰，日五艦繞攻之。定遠轟其松島艦，幾沈之，日海軍中將伊東祐亨坐船也。定遠亦受重傷，礮械俱盡。」又：「是役凡失五艦，致遠、經遠、超勇、揚威、廣丙也。」孫子：「焚舟破釜。」史記項羽本紀：「皆沈船破釜。」

〔一四〕羅惇勳中日兵事本末：「日既暮，日艦解圍去，定遠等脫歸。」續漢書禮儀志注：「蔡邕禮樂志云：『其短簫鑿歌，軍樂也。其傳曰：黃帝、岐伯所作。以建武揚德，風敵勸士也。』」

〔一五〕羅惇勳中日兵事本末：「海軍新敗，並匿不出。」

〔一六〕范文瀾中國近代史：「海軍損失不大，主要病根，在弁兵腐敗無用。」

哀旅順〔二〕

海水一泓烟九點〔三〕，壯哉此地實天險〔三〕。礮臺屹立如虎鬪〔四〕，紅衣大將威望儼〔五〕。下有深池列鉅艦，晴天雷轟夜電閃〔六〕。最高峰頭縱遠覽，龍旗百丈迎風颭〔七〕。長城萬里此爲塹〔八〕，鯨鵬相摩圖一噉〔九〕，昂頭側睨視眈眈〔一〇〕，伸手欲攫終不敢，謂海可填山易撼〔一一〕，萬鬼聚謀無此膽〔一二〕。一朝瓦解成劫灰〔一三〕，聞道敵軍蹈背來〔一四〕！

〔二〕原稿本無此詩，蓋戊戌回鄉以後所補作。范文瀾中國近代史：「旅順駐張光前、黃仕林、姜桂題、程允和、衛汝成、徐邦道等六軍，共三十餘營。李鴻章令龔照嶼統率六軍，實際是各不相統。九月二十六日，日第二軍登陸花園港口。十月十一日，佔領大連灣。休息十天，二十一日，向旅順進兵。二十五日，椅子山礮臺失陷，各臺守兵相繼潰散，日軍佔領旅順。」清史稿地理志：「旅順口，在金州廳西南。旅順鐵山角，與山東登州頭對峙，爲渤海口門。」古直箋：「案：旅順在遼東半島之南，港口二山，門戶天成。港內水大而深，能泊多數軍艦，黃海北岸之第一軍港也。」

〔三〕見卷四海行雜感注。

〔四〕易：「天險不可升也。」

〔五〕范文瀾中國近代史：「甲午戰爭時，旅順軍港設海岸礮臺十三座，陸路礮臺九座。」詩：「闕如旒

虎。」

〔五〕范文瀾中國近代史：「旅順有大礮七八十尊，除本國造四尊，其餘全用德國克鹿卜廠製品。」清朝文獻通考：「太宗天聰五年，紅衣大礮成，欽定名鑄曰天祐助威大將軍。」望之儼然見卷三赤穗四十七義士歌注。

〔六〕范文瀾中國近代史：「光緒六年，李鴻章開始經營旅順軍港。十一年，造大船塢。」

〔七〕龍旗見卷一香港感懷注。

〔八〕史記蒙恬列傳：「秦已并天下，乃使蒙恬將三十萬衆，築長城。起臨洮，至遼東，延袤萬餘里。」又：「城塹萬餘里。」

〔九〕韓愈詩：「鯨鵬相摩宰，兩舉快一噉。」

〔一〇〕眈眈見卷一庚午中秋夜始識羅少珊於矮屋中注。

〔一一〕填海見卷三游箱根注。宋史岳飛傳：「撼山易，撼岳家軍難。」

〔一二〕重野安繹日本維新史：「旅順險要，稱東洋無雙，佛國驍將提督孤拔嘗歎曰：「率一萬噸以上鐵甲艦二十隻，水雷艇三十隻，攻之，非費半年，不能輒陷落。」王充論衡：「山海經云：『東北曰鬼門，萬鬼所出入也。』」易：「人謀鬼謀。」左傳：「曹人或夢衆君子立於社宮而謀亡曹。」

〔一三〕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：「徐樂曰：「臣聞天下之患，在於土崩，不在於瓦解。」」劫灰見卷一感懷注。

〔二〕羅惇彘中日兵事本末：「鴨綠江之戰，海軍敗後，不復能軍。日軍以兵艦至金州東之貔子窩登岸，以襲旅順。閱十二日，海陸軍無阻者，日軍遂佔金州，進逼大連灣。大連險隘，蔽旅順後路。日軍駐大連灣十日，始向旅順。旅順諸將，皆倉皇備逃計。旅順六統領不相轄，乃共推姜桂題主之。桂題關於調度，相顧無措。徐邦道率所部拒戰於土城子，大挫日軍。及大隊繼至，邦道軍饑疲無援，乃退兵。邦道孤軍再拒戰，傷殘殆盡，日艇已縱橫海面，其陸軍分踞礮臺，守兵皆逃，旅順遂陷焉。」

哭威海〔二〕

臺南北〔三〕，若唇齒〔三〕；口東西〔四〕，若首尾〔五〕；劉公島〔六〕，中間峙。嗟鐵圍，薄福龍〔七〕，龍偃屈，盤之中〔八〕。海與陸，不相容〔九〕，敵未來，路已窮，敵之來，又夾攻〔一〇〕。敵大來，先拊背〔一一〕，榮城摧〔一二〕，齊師潰〔一三〕。南門開，犬不吠〔一四〕，金作臺，須臾廢〔一五〕。萬鈞礮，棄則那〔一六〕！礮擊船，我奈何！船資敵，力猶可；礮資敵，我殺我〔一七〕。危乎危，北山嘴，距南臺，不尺咫，十里牆，薄如紙，李公睡〔一八〕，戴公死〔一九〕。寇深矣〔二〇〕！事急矣〔二一〕！磨海軍，急上臺，雷轟轟，化爲灰，山號跳，海驚猜。擊者誰？我實來。南復北，臺烏有〔二二〕，船子子〔二三〕，東西口〔二四〕。天大雪，雷忽發〔二五〕，船欹裂〔二六〕，龍見血。鬼夜哭〔二七〕，船又覆，地日

蹙〔三〕，龍局縮〔三〕。壞者撞，傷者鬪，破者沈，逃者走〔三〕。噫吁戲！海陸軍，人力合，我力分。如螻屈，不得伸〔三〕，如鬪雞，不能羣。毛中蟲〔三〕，自戕身，絲不治，絲愈焚〔三〕，火不戢，火自焚〔三〕。遁無地，謀無人，天蓋高〔三〕，天不聞。四援絕，莫能救；即能救，誰死守？礮未毀，人之咎；船幸存，付誰某？十重甲〔三〕，顏何厚〔三〕！海漫漫〔三〕，風浩浩，龍之旗〔三〕，望杳杳〔三〕。大小李〔三〕，愁絕倒〔三〕，巋然存〔三〕，劉公島〔三〕。

〔一〕原稿本無此詩，蓋戊戌回鄉以後所補作。范文瀾中國近代史：「北洋海軍兩根據地，威海衛停泊戰艦，旅順修理船隻，各設提督衙門，保衛渤海口。」清史稿德宗紀：「光緒二十一年乙未春正月乙亥，日兵寇威海。丁丑，我海軍與戰于南岸，敗績。辛巳，威海守將戴宗騫死之。庚寅，劉公島陷，水師燬，丁汝昌及總兵劉步蟾死之。」清一統志：「威海舊衛，在文登縣北，去縣界九十里。」〔二〕清史稿戴宗騫傳：「威海兩岸，海臺各三：南曰趙北嘴、鹿角嘴、龍廟嘴，北曰北山嘴、黃泥崖、祭祀臺。後路分築陸臺四。南岸口較闊，更建日島地阱礮臺，屹然爲東防重鎮。」范文瀾中國近代史：「威海衛礮臺分南北兩幫：南幫礮臺三座，設大礮十三尊；北幫礮臺七座，設大礮十四尊。各礮全是德國克鹿卜廠製。」

〔三〕見卷三陸軍官學校注。

〔四〕古直箋：「案威海衛三面負山，一面臨海，劉公島峙其前，分爲東西二口。西口水深，東口多礁，

氣象雄偉。」

〔五〕見卷四馮將軍歌注。

〔六〕清一統志：「劉公島在文登縣北九十里海中，東西長二十里。」

〔七〕見卷六錫蘭島臥佛注。

〔八〕韓愈送李愿歸盤谷序：「盤之中，維子之宮。」

〔九〕羅惇勳威海衛燔師記：「旅順失後，威海衛孤危。海陸軍將不和，互相詆。」史記淮南衡山列傳：

「兄弟二人不相容。」

〔一〇〕左傳：「背巴師而夾攻之。」

〔一一〕史記劉敬叔孫通列傳：「夫與人鬪，不搯其肱而拊其背，未能全其勝也。」

〔一二〕清史稿丁汝昌傳：「日軍陷榮城，分道入衛。」清一統志：「榮城縣在登州府東四百六十里。」

〔一三〕左傳：「齊師夜遁。」

〔一四〕漢書武五子傳：「歸空城兮狗不吠。」

〔一五〕清史稿戴宗騫傳：「時宗騫守北岸，分統劉超佩守南岸，宗騫與約，寇至互相應。日軍至，輒敗去，折而南，宗騫往援，而超佩踰踉遁，三臺拱手讓敵。」

〔一六〕見卷三都踊歌注。

〔七〕清史稿丁汝昌傳：「汝昌慮南岸三臺不守，破資敵，欲毀龍廟嘴臺。陸軍統將戴宗騫電告鴻章，責其通敵誤國，不果毀。」古樂府獨漉篇：「泥濁尚可，水深殺我。」

〔八〕清史稿李秉衡傳：「李秉衡，字鑑堂，奉天海城人。光緒二十年，東事棘，召爲山東巡撫，率師駐烟臺。既而日軍浮三艦窺登州，秉衡悉萃精兵于西北，而榮城以戎備寡，爲日軍所誘而獲，時論詬之。」

〔九〕清史稿戴宗騫傳：「戴宗騫，字孝侯，安徽壽州人。」又：「宗騫募敢死士奪還二臺，唯龍廟嘴未復。日軍倏大集，二臺仍不守，宗騫退歸，登祭祀臺，所部卒譁變，宗騫既登，迺無一從者。宗騫念南北各有地阱臺，此其勢尙可爲，迺詣劉公島，就副將張德山。德山無戰守志，宗騫飲金死。」

〔一〇〕左傳：「晉侯謂慶鄭曰：寇深矣！若之何？」

〔一一〕史記項羽本紀：「漢將紀信說漢王曰：事已急矣。」

〔一二〕史記司馬相如列傳：「烏有此事也。」

〔一三〕詩：「孑孑于旌。」

〔一四〕范文瀾中國近代史：「日陸軍佔領南北幫敵臺，日海軍堵塞威海衛東西兩口，海陸發敵，攻北洋艦隊。」

〔一五〕羅惇巖威海衛燿師記：「正月十五夜，大風雪，敵或凍裂。」

〔三〕周禮：「則穀雖敵不蔽。」

〔七〕見卷一雜感注。

〔八〕詩：「今也日蹙國百里。」

〔九〕局縮見卷七以蓮菊桃雜供一瓶作歌注。

〔十〕羅惇巖威海衛燔師記：「二月初八日，日軍艦悉攻東口。南北岸已爲敵據，軍艦殊危，仍悉力守東口。日艦屢以深夜竊進，第三夜，日艦猛攻，定遠受重傷，汝昌命駛東岸，俄沈焉。全軍大震，軍律盡弛。汝昌自登靖遠巡海口，而日軍乘夜攻燬來遠、威遠二艦。敵艦猛攻東北口，以五艦闖東口，至鹿角嘴，諸艦紛逃，無還擊者。」

〔十一〕易：「尺蠖之屈，以求申也。」

〔十二〕毛蟲見卷六錫蘭島臥佛注。

〔十三〕左傳：「臣聞以德和民，不聞以亂。以亂，猶治絲而棼之也。」

〔十四〕左傳：「兵猶火也，不戢，將自焚也。」

〔十五〕見卷四海行雜感注。

〔十六〕見卷四紀事注。

〔十七〕見卷三罷美國留學生感賦注。

〔一〕見卷三櫻花歌注。

〔二〕見卷一香港感懷注。

〔三〕杜甫詩：「杳杳南國多旌旗。」

〔四〕案：大李當指李鴻章，小李當指李秉衡也。宣和畫譜：「李思訓官左武衛大將軍，畫皆超絕。其

子昭道，同時於此亦不凡，故人云大李將軍、小李將軍。」

〔五〕杜甫詩：「才兼鮑照愁絕倒。」

〔六〕見卷一羊城感賦注。

〔七〕重野安釋日本維新史：「威海衛既陷，丁汝昌獨據劉公島，日島，意氣不屈。」

偕葉損軒大莊夜談〔一〕

頻歲華胥睡味酣〔二〕，又扶殘醉到江南〔三〕。更無舊雨誰堪語〔四〕？欲訪名山奈未
語〔五〕。花尙含苞春過半，月剛留影夜初三。丁當簷鐵君休問〔六〕，抽得閒身且絮譚〔七〕。

〔一〕徐世昌晚晴移詩匯：「葉大莊，字臨恭，號損軒，閩縣人。同治癸酉舉人，歷官邳州知州。有寫經齋初稿、續稿。」又：「筮仕江南，張文襄移節兩江，招入幕府。」案：乙未春公度奉張之洞檄至江甯，故與損軒相識。

〔二〕華胥見卷六寄懷左子與領事注。

〔三〕扶殘醉見卷五夜飲注。蘇軾詩：「醉中不覺到江南。」

〔四〕舊雨見卷一庚午六月重到豐湖誌感注。

〔五〕訪名山見卷一生女注。

〔六〕溫庭筠詩：「小響丁當逐回雪。」孟昉詞：「風弄虛簷鐵馬。」

〔七〕絮見卷四海行雜感注。

乙未二月二十七日公祭沈文肅公祠〔二〕

管絃合沓鐘鼓喧〔三〕，左鑪右鼎騰香烟，翩然被髮乘雲下〔四〕，知公未遂神龍蟠〔四〕。憑闌東望大江去〔五〕，旁通閩海百由延〔六〕。增城赤嵌矗孤島〔七〕，下有膏沃千良田。柘漿茶薺作銀氣〔八〕，紅塵四合城郭闐〔九〕，生番攫人食人肉，側有餓虎貪垂涎〔一〇〕。當時倭奴軼我界〔一一〕，公統王師居中權〔一二〕，大官媵媵主和議〔一三〕，公唾謂不值一錢〔一四〕，側聞近者議輸幣，乃竭水衡傾銅山〔一五〕，南門管鑰東流柱〔一六〕，搖搖竟如風旌懸〔一七〕。

〔二〕清史稿沈葆楨傳：「沈葆楨，字幼丹，福建侯官人。道光二十七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。光緒元年，擢兩江總督。五年十一月，卒于位。立功各省建專祠，謚文肅。」續纂江寧府志：「沈文肅

docsriver 文川网
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

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

公祠，在龍蟠里，光緒六年建，祀總督沈葆楨。」

〔二〕王褒洞簫賦：「薄索合沓。」

〔三〕韓愈詩：「翩然下大荒，被髮騎麒麟。」莊子：「乘彼白雲，至于帝鄉。」

〔四〕揚子法言：「龍蟠于泥。」案：由於祠在龍蟠里，故云。

〔五〕蘇軾詞：「大江東去。」

〔六〕由延見卷六錫蘭島臥佛注。

〔七〕增城見卷六感事注。赤嵌城見卷六歲暮懷人詩注。

〔八〕楚辭招魂：「有柘漿些。」吳志韋曜傳：「密賜曜茶菴以當酒。」太平御覽：「地鏡圖曰：『銀氣夜正

白，流散在地，撥之隨手合。』」

〔九〕班固西都賦：「紅塵四合。」說文：「闐，盛貌。」

〔一〇〕案：謂日本。

〔一一〕倭奴見卷七續懷人詩注。左傳：「西師軼我。」

〔一二〕左傳：「中權後勁。」

〔一三〕大官媼媵見卷三西鄉屋歌注。

〔一四〕清史稿沈葆楨傳：「同治十三年，日本因商船避風泊臺灣，爲生番所戕，藉詞調兵，覬覦番社地。」

詔葆楨巡視，兼辦各國通商事務。日兵已登岸結營，葆楨據理詰之，曉諭番族遵約束，修城築壘，爲戰備。提督唐定奎亦率淮軍至。日人如約撤兵。國史沈葆楨傳：「同治十三年，日本國尋覓琉球，窺我臺灣，泊兵船于廈門。四月，上命葆楨渡臺巡視，兼辦各國通商事務。葆楨具疏會同閩浙總督李鶴年等，言會議洋務者，非一言畏葸，祇圖有日置身事外，不恤貽患將來，卽一味高談，謂義憤快心，不妨孤注之一擲，於國家深遠之計，均無當焉。」江瓌丘逢甲傳：「時日兵不服水土，受暑瘴，多死亡，聞大兵至，遂議和，要償兵費三百萬元。葆楨力爭之。清廷懼起釁，乃卒償金五十萬。日軍遂歸國。」睡見卷四九姓漁船曲注。不值一錢見卷七新嘉坡雜詩注。

〔三〕清史稿邦交志：「二十一年，以李鴻章爲全權至日本，訂約十一款，認朝鮮獨立，割遼南及臺灣，賠款二萬萬。」漢書宣帝紀：「以水衡錢爲平陵徙民起第宅。」又食貨志：「從建元以來用少，縣官往往卽多銅山而鑄錢。」劉義慶世說新語：「銅山西崩，靈鐘東應。」劉峻注：「東方朔傳曰：『孝武時，未央宮前殿鐘無故自鳴，三日三夜不止。問東方朔，朔曰：『臣聞銅者山之子，山者銅之母。以陰陽氣類言之，子母相感，山恐有崩弛者。後三日，南郡太守上書言山崩，延袤二十餘里。』」

〔四〕北門管鑰見卷四馮將軍歌注。砥柱見卷一乙丑十一月避亂大埔三河虛注。案：臺灣在東南，故言南門東流。

〔五〕大戴禮記：「若風將至，必先搖搖。」戰國策：「心搖搖如懸旌，而無所終薄。」

流求兩屬忽改縣〔一〕，舉族北轅王東遷〔二〕。公言尺寸不許讓，興滅繼絕兼保藩〔三〕，氈裘大長議分島〔四〕，公尙搖手謂不然。豈期舐糠遂及米〔五〕，神州亦竟污腥羶〔六〕。巍峨鉅艦古未有，鑿破混沌成方圓〔七〕。考工作記智述物〔八〕，雲房石棧相鈎連〔九〕。後來漢幟成一隊〔一〇〕，椎輪算路推公先〔一一〕。病中呢喃造鐵甲〔一二〕，欲聚衆鐵城三邊〔一三〕。東溝一戰礮雷震〔一四〕，轟轟洞擊七札穿〔一五〕。人船兵甲各糜化，蟲沙萬數魚鼈千〔一六〕。威海劉島據堅要〔一七〕，漆城孰上池難填〔一八〕。蝮息蝮伏不敢出〔一九〕，如引鐵鎖封喉咽。天驕橫肆地險失〔二〇〕，坐令虬蟻咸無援〔二一〕。曹蜍李志奄奄氣〔二二〕，仰求敵國垂哀憐。言爲衆生乞生命，手書降表黃龍箋〔二三〕。恐公聞此氣山湧〔二四〕，妄語詭公船猶全。

〔一〕見卷三流求歌注。

〔二〕見卷三流求歌注。左傳：「我周之東遷。」

〔三〕興滅繼絕見卷三流求歌注。

〔四〕謂美總統調停流求事，見卷三流求歌注。

〔五〕史記吳王濞列傳：「里語有之：舐糠及米。」

〔六〕見卷一感懷注。

〔七〕混沌見卷一雜感注。

〔八〕見卷二和鍾西耘庶常津門感懷詩注。

〔九〕韋應物詩：「疊石構雲房。」李白詩：「然後天梯石棧相鈎連。」

〔一〇〕漢幟見卷六錫蘭島臥佛注。

〔一一〕清史稿沈葆楨傳：「同治六年，命爲總理船政大臣。初，左宗棠創議於福州馬尾山麓瀕江設船廠，未及興工，宗棠調陝甘，疏言非葆楨莫能任。葆楨釋服，始出任事，造船塢及機器諸廠，聘洋員日意格、德克碑爲監督，月由海關撥經費五萬兩，期以五年告成。十一年，再蒞事，先後造成兵艦二十艘，分布各海口。」沈瑜慶哀餘皇詩序：「先子陳練兵籌飭製械儲材遊學持久六事，請餉各省合籌，每年四百萬金，分解南北洋，計日治海軍，期以十年成三大支。彼時遊學者亦藝成而歸，製船駕船，不患無人矣。又恐緩不及事，請四百萬儘解北洋，先成一軍，再謀南洋。嗣北洋徇言官之請，挪海軍款濟晉振。先子以爲大憾，奏請前款仍命分解南北，力疾遣學生出洋，監造鎮遠、定遠二鐵艦，而先子病遂不起。」案：先子指葆楨。蕭統文選序：「若夫椎輪爲大輅之始。」筆路見卷四逐客篇注。

〔一二〕福建通志：「葆楨遺疏，惓惓於鐵甲船一事，病中至形諸囑語。」

〔一三〕聚鐵見卷一香港感懷注。史記匈奴列傳：「冠帶戰國七而三國邊於匈奴。」後漢書烏桓鮮卑列傳：「幽、并、涼三州緣邊諸郡。」又：「鮮卑寇三邊。」

〔四〕見東溝行注。

〔五〕劉向列女傳：「弓工妻者，晉繁人之女也。當平公之時，使其夫爲弓。三年乃成，平公引弓而射，不穿一札。平公怒，將殺弓人。弓人之妻請見，曰：妾聞射之道，左手如拒石，右手如附枝，右手發之，左手不知，此蓋射之道也。平公以其言爲儀，而射穿七札。」

〔六〕蟲沙見卷六登巴黎鐵塔注。

〔七〕見哭威海注。

〔八〕漆城見卷三游箱根注。

〔九〕范文瀾中國近代史：「九月二十日，各艦回威海衛。十月，旅順危急，丁汝昌請率海軍全力援旅順，決一死戰。李鴻章大罵，說汝善在威海守汝數隻船勿失，餘非汝事。從此北洋艦隊，困守港內，坐待殲滅。」
蠅疑當作喙，見卷六感事注。廣韻：「蠅，蟲形詰屈。」

〔十〕天驕見卷一香港感懷注。易：「地險，山川丘陵也。」

〔十一〕韓愈張中丞傳後敘：「外無蚍蜉蟻子之援。」

〔十二〕劉義慶世說新語：「庾道季曰：廉頗、藺相如，雖千載上死人，慄慄恆如有生氣；曹蜎、李志雖見在，厭厭如九泉下人。」

〔十三〕案：此謂丁汝昌也。詳下降將軍歌注。五代史後蜀世家：「李昊事王衍，爲翰林學士，草降表。」

〔四〕氣山湧見卷四馮將軍歌注。

就中鄧林二死士〔二〕，躬蹈烈火沈重淵〔三〕。願公遣使攜葆羽〔三〕，垂手接引援上天。金戈鐵馬英靈在〔四〕，倘藉神力旋坤乾〔五〕。吁嗟公去十六載〔六〕，今日何月時何年！捧觴再拜席未散〔七〕，又聞奔命囊書傳〔八〕。

〔二〕清史稿鄧世昌傳：「鄧世昌，字正卿，廣東番禺人。謚壯節。」世昌死難事見東溝行注。案：大東溝之役，海軍將佐死難姓林者有三人，一爲經遠艦管帶林永升，陣亡船沈；一爲揚威艦管帶林履中，陣亡船沈；一爲鎮遠艦管帶林泰曾，船觸礁，蹈海死。未知詩中指何人。左傳：「使死士再禽焉。」

〔三〕淮南子：「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，皆可使赴火蹈刃，死不還踵，化之所致也。」史記屈原賈生列傳：「觀屈原所自沈淵。」

〔四〕晉書義陽成王望傳：「假葆羽鼓吹。」

〔五〕李襲吉諭梁書：「金戈鐵馬。」

〔六〕韓愈潮州刺史謝上表：「旋乾轉坤。」

〔七〕案：葆楨卒於光緒五年，至光緒二十一年，凡十六載。

〔七〕禮記：「當飲者皆跪奉觴曰賜灌。」

〔八〕自注：「是日聞澎湖之警。」福建通志：「日本船十二艘，以二十七日攻媽祖宮拱北礮臺，統帶官臧某禦之甚力，發巨礮，日艦受傷，又一艦擱淺，脅之走。而日兵已別于文良港登陸，營官林福喜率四百人禦之，日兵受創甚，然終不敵。二十八日，日兵入澎湖城。」奔命囊書見卷二和鍾西耘庶常津門感懷詩注。

爲同年吳德瀟壽其母夫人〔二〕

羅太恭人〔三〕，渠縣人〔三〕。歸澂江知府吳公笏丞〔四〕，道光己丑進士。

鬱鬱龍象山〔五〕，松柏森蒼蒼。中有丹山鳥〔六〕，哀鳴復迴翔。樹下卽方池，池旁多鴛鴦。封缸有美酒，羅列東西廂〔七〕。新婦廚下來〔八〕，徐徐捧羹湯〔九〕，長孫華蔭冠〔一〇〕。幼孫明月璫〔一一〕，再拜拜壽母〔一二〕，願母舉一觴。呼瀟汝來前，未言淚盈眶〔一三〕。瞿瞿心目中〔一四〕，曷嘗須臾忘〔一五〕！汝父初聞喪〔一六〕，星奔去澂江〔一七〕，露宿衣雞斯〔一八〕，雨泣鈴郎當〔一九〕。

〔二〕清史稿忠義傳：「吳德瀟，字筱村，四川達縣人。性至孝，博極羣書，以進士用知縣。庚子年，任浙江西安。」案：筱村一字季清，爲公度拔貢同年。同年見卷二別賴雲芝同年注。

〔三〕清史稿選舉志：「正從四品恭人。」

〔三〕清一統志：「渠縣，在綏定府西二百二十里。」

〔四〕清一統志：「潞江府，在雲南省治東南一百二十里。」

〔五〕清一統志：「龍象山，在達縣西北。元統志：『在永睦廢縣北七十里。』」

〔六〕山海經：「丹穴之山，有鳥焉，其狀如雞，五采而文，名曰鳳凰。」

〔七〕爾雅：「室有東西廂曰廟。」

〔八〕案：梁啓超飲冰室詩話載公度哀吳季清詩自注：「季清繼室冉氏。」此詩云新婦，而下有長孫幼孫二句，則新婦當爲繼配矣。

〔九〕見卷六歲暮懷人詩注。

〔一〇〕華騰冠見卷三送穴戶公使之燕京注。

〔一一〕梁啓超飲冰室詩話：「吳季清先生有子三人：長曰鐵樵，名樵；次曰仲澂，名以榮；季曰子發，名以東。皆有過人之才。」明月璫見卷五拜會祖母李太夫人墓注。

〔一二〕壽母見卷六歲暮懷人詩注。

〔一三〕柳宗元弔屈原文：「渙余涕之盈眶。」

〔一四〕禮記：「瞿瞿如有求而弗得。」

〔三〕詩：「中心藏之，何日忘之！」

〔四〕案：「謂初聞汝父之喪也。」

〔五〕劉琨詩：「匍匐星奔。」

〔六〕禮記：「親始死，雞斯徒跣。」

〔七〕羅大經鶴林玉露：「明皇自蜀還京，以駝馬載珍玩自隨。明皇聞駝馬所帶鈴聲，謂黃幡綽：鈴聲頗似人言語。幡綽對曰：似言三郎郎當，三郎郎當也。明皇愧且笑。」

沈沈永寧城〔一〕，淒風搖陰房〔二〕，切脈霧亂絲〔三〕，背面欹空牀。病名我不知，何由知醫方？迴頭看我面，眼語諸兒郎，復指白衣冠〔四〕，當作收斂裝。汝時口啖餅，學哭嬉柩旁。爲汝換錦袍〔五〕，隨兄爇爐香。朝發瀘州頭〔六〕，丹旄魂飛揚〔七〕，暮宿巴江尾〔八〕，白雞鳴悽愴〔九〕。体夫冒重棺〔一〇〕，騎奴嘲空囊〔一一〕。家有垂白母〔一二〕，猶待兒治喪，遙遙二千里，如何到家鄉？明年汝兄歸，捧棺交汝兄，逝者遂已矣，存者稱未亡〔一三〕。我今七十三，忽忽四十霜，食梅難得甜〔一四〕，啖蔗難得漿〔一五〕，何圖見孫曾〔一六〕，驩笑同此堂。瀟也奉母言，手書告其朋，同年黃遵憲，會歷各海邦。西俗重婦女，安居如天堂〔一七〕，一簪值十萬，一衣百萬強〔一八〕，登樓客持裾，試馬夫引繮。夢中不識役〔一九〕，矧乃身手當，雖則同女身，苦樂何參商〔二〇〕？吁

嗟三代後，女學將毋忘〔三〕。執業只箕帚〔三〕，論功惟酒漿〔三〕。所託或寒微〔三〕，持身備嬪嬙〔三〕，拳拳事女君〔三〕，縮縮足循牆〔三〕，人權絀已甚〔三〕，世情習爲常。

〔二〕清一統志：「永寧縣，在敘永直隸廳治西。」

〔三〕陸雲登臺賦：「步陰房而夏涼。」

〔三〕史記扁鵲列傳：「不待切脈，望色聽聲寫形，言病之所在。」券當作棼，見哭威海注。

〔四〕史記刺客列傳：「軻遂發，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，皆白衣冠以送之。」

〔五〕劉餗隋唐佳話：「武后遊龍門，命羣臣賦詩，先成者賜錦袍。時宋之問文理兼美，乃奪東方虬錦袍賜之。」

〔六〕清一統志：「瀘州直隸州，在四川省治東南七百五十里。」

〔七〕白居易詩：「丹旄何飛揚。」太平御覽：「風俗通曰：『俗說亡人魂氣飛揚。』」

〔八〕清一統志：「巴江，在南江縣東，源出大巴山，西南流逕縣東，又西南逕巴州東，又東南入綏定府達縣界，卽古宕渠水也。」

〔九〕太平御覽：「幽明錄曰：『謝安石嘗桓溫之世，恆懼不全，夜忽夢乘桓輿行十六里，見一白雞而止。』」王維詩：「深山鳴白雞。」

〔二〇〕資治通鑑：「葬同昌公主，賜酒百斛，餅餠四十棗駝，以飼体夫。」注：「輦柩之士也。」

〔三〕史記田叔列傳：「主家令兩人與騎奴同席而坐。」

〔三〕鮑照詩：「垂白對講書。」

〔三〕杜甫詩：「存者且偷生，死者長已矣。」左傳杜預注：「婦人既寡，自稱曰未亡人。」

〔四〕鮑照詩：「食梅常苦酸。」

〔五〕啖蔗見卷七番客篇注。

〔六〕爾雅：「子之子爲孫，孫之子爲曾孫。」

〔七〕天堂見卷六錫蘭島臥佛注。

〔八〕見卷七番客篇注。

〔九〕翻用列子意，見卷五八月十五夜太平洋舟中望月作歌注。

〔十〕參商見卷二別賴雲芝同年注。

〔十一〕周禮：「九嬪，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，婦德婦言，婦容婦功。」

〔十二〕國語：「一介嫡女，執箕帚以咳姓于王宮。」

〔十三〕禮記：「女子十年不出，學女事以共衣服，觀於祭祀，納酒漿籩豆菹醢。」又：「納女于天子，曰備百

姓；于國君，曰備酒漿。」

〔十四〕晉書吾彥傳：「彥出自寒微。」

〔三〕左傳：「以備嬪嬙。」

〔四〕禮記：「得一善則拳拳服膺。」鄭玄注：「拳拳，奉持之貌。」漢書司馬遷傳注：「師古曰：拳拳，忠謹

之貌。」晉書陶潛傳：「潛歎曰：吾不能爲五斗米折腰，拳拳事鄉里小人邪？」儀禮：「妾爲女君。」

鄭玄注：「女君，君適妻也。」劉熙釋名：「妾謂夫之嫡妻曰女君。夫爲男君，故名妻曰女君也。」

〔五〕論語：「足踏踏如有循。」皇侃疏：「踏踏，猶蹴蹴也。」禮記：「舉前曳踵，踏踏如也。」左傳：「循牆而

走。」杜牧詩：「縮縮循牆鼠。」

〔六〕中外歷史年表：「一七八九年，法蘭西國民議會八月二十七日，公布人權宣言。」

周婆欲制禮〔一〕，胡兒惟有孃〔二〕，將此語人人，人人疑荒唐〔三〕。人生於父母，猶戴日月光，同是鞠育恩〔四〕，誰能忍分張〔五〕？當時黔蜀交〔六〕，塞道嗥豺狼〔七〕，驅兒就兄學，虎口兒勿驚〔八〕。

〔一〕藝文類聚：「妒記曰：謝太傅劉夫人，不令公有別房寵。公既深好聲樂，後遂頗欲立妓妾。兄子

外生等微達此旨，共問訊劉夫人，因方便稱：關雎、螽斯有不忘之德。夫人知以諷己，乃問：誰撰

此詩？答云：周公。夫人曰：周公是男子，乃相爲爾。若使周姥撰詩，當無此語也。」蒲松齡聊齋

志異：「婦唱夫隨，翻欲起周婆制禮。」

docsriver 文川网
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

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

〔三〕鄭棨開天傳信記：「玄宗幸愛安祿山，呼祿山爲子。常於便殿與楊妃同宴坐，祿山每就見，不拜玄宗而拜楊妃。因顧問曰：此胡不拜我而拜妃子，意何在也？祿山對曰：臣胡家，只知有母，不知有父故也。笑而捨之。」

〔三〕莊子：「荒唐之言。」

〔四〕詩：「父兮生我，母兮鞠我，拊我畜我，長我育我。」

〔五〕李白詩：「不忍雲間兩分張。」

〔六〕清一統志：「貴州爲黔中地。」又：「四川爲蠻夷、巴、蜀諸國地。」

〔七〕羅爾綱太平天國史稿會黨起義表：「太平天國己未九年，雲南昭通人李永和、藍大順起事於四川敘州。壬戌十二年四月，李永和、藍大順聞翼王石達開大軍入川，前鋒至敘永廳，乃上書請合軍。既而達開軍退川、黔之交，不果。」東觀漢記：「侍御史張綱，獨埋輪于雒陽都亭，曰：豺狼當道，安問狐狸。」

〔八〕莊子：「幾不免虎口哉。」

黃巾動地來〔一〕，捉人鎖琅璫〔二〕，棄家匿深山，視盜無宿糧〔三〕。蜀薑與蜀錦〔四〕，殷勤遠寄將〔五〕，口書勉兒學，兒學毋怠荒，山中多黃蘗〔六〕，甘苦母自嘗。母苦兒則知，不知母

何望？瀟今富學行，非母曷有成，斯實備父德，豈徒慰姑嫜〔七〕。作婦甘卑屈，爲親宜顯揚〔八〕，顯揚萬分一，恩義終難詳。盤龍恭人誥〔九〕，雕螭節孝坊〔一〇〕，悠悠鹿鳴詩〔一一〕，並坐歌笙簧〔一二〕。歌我述德篇〔一三〕，彤管何芬芳〔一四〕。持謝有母人，念茲永勿忘〔一五〕！

〔一〕黃巾見卷二烏之珠歌注。白居易詩：「漁陽鞞鼓動地來。」

〔二〕杜甫詩：「有吏夜捉人。」漢書王莽傳：「以鐵鎖琅當其頸。」注：「琅當，長鎖也。」案：後漢書循吏列傳注引作琅璫。

〔三〕見卷三罷美國留學生感賦注。

〔四〕呂氏春秋：「和之美者，蜀郡楊樸之薑。」干寶搜神記：「左慈，字元放，廬江人也。有神道，嘗在曹公坐，求銅盤貯水，放以竹竿，餌釣盤中，須臾引一鱸出。公曰：今既得鱸，恨不得蜀生薑耳。放曰：可得也。公恐其近道買，因曰：吾昔使人至蜀買錦，可敕人告吾使，使增市二端。人去須臾還，得生薑。又云：於錦肆下見公使，已勅增市二端。」

〔五〕杜甫詩：「新詩昨寄將。」

〔六〕子夜歌：「黃蘗鬱成林，當奈苦心多。」又：「黃蘗向春生，苦心隨日長。」

〔七〕陳琳詩：「善事新姑嫜。」劉熙釋名：「俗或謂舅曰章。」

〔八〕禮記：「顯揚先祖。」